

「二二八」感人的故事

真兒機智頗能應變

真兒已經到臺灣去了。在臺南棉作繁殖場做事。

他專攻農藝，總算學能致用了。

那時候的各大學，還都沒有設立研究院。因此真兒不能在中大繼續深造。但他以為先做幾年事，得點經驗，將來有機會時，再出國去讀書也好。他知道，自費留學，母親是沒有這個力量的。

真兒信上說：「棉作繁殖場，離飛機場很近。噴射機的聲音很吵人。附近有個糖業試驗所，幾位同學到糖試所去做事的，常常來往，很不寂寞。」

不久，報載臺南地震猛烈，頗有傷亡。火車軌道，地震後彎曲得像巨蛇一般。

我十分着急，一連去信探問；問他們有沒有受到驚嚇？

真兒回信說：「地震是突然而來的，一點預兆也沒有。因此大家都毫無準備。忽然間，他睡在塌塌米上的身體，像被人推著似的。房子戛戛動搖起來。本省籍的同事，就喊大家走出屋子。黑夜中踉踉跄跄，跑向空地裏。這時電線震斷了。祇好瞎摸了一陣。後半夜，震動停止，他們才敢進屋子來。」

我正在慶幸這次地震，真兒並未受到影響。忽見報載：

「臺灣發生變亂。流氓們以公教人員爲敵，到處發生暴動，公務員被害者日有增加。對外交通斷絕，惟賴無線電勉強可通消息。」

這又是個晴天霹靂，嚇得我魂飛天外了。我像個瘋子似的喃喃自語：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隔著一個海，走不到，飛不過啊！

同事們看見了報上的消息，也都替我著急。

機要科科長唐世聞說：「臺北縣政府，我有熟人，可以發個電報去。託他打聽令郎的消息。臺南方面，因爲沒有聯系，不能直接去問，恐怕轉一個灣，要慢一點就是。」

「那就太感謝了。拜託你馬上替我去問一聲。」我急急地說。

唐科長很熱心，忙忙拍了電報。電文極簡短「請代探臺南棉作繁殖場技士黃真安否。並祈電復。」

三天了，回電還沒有來。我的心焦的彷彿已過了三百年似的。心知在如此混亂的局勢中，去找一個人，等於大海撈針。真兒如其已經走避，找尋就更加困難。萬一發生意外，也未必能知道確實消息。

那時候，我對宗教的信仰，又淡薄起來，也不去禱告。祇是憂急。唯一的辦法就是每天一早去買報紙。因爲省府的報紙來得遲，等不及，所以要搶先去買來看。每天一早，我整個人，就像在等候判決一般。如其報上登出真兒名字的話。每天都有被害人的名字上報（一個公職人員，更不致被忽略的）。不敢想

像，却也是無法不去想像的啊！

但是真兒的名字，一直不見提起。於是我覺得還有一線希望。

到了三月四日，離二月二十八日事變發生，已有五天了。臺北還沒有復電。我知道臺北的人，那時也不可能去臺南打聽。況且是間接又間接的，不能作過多的希望。忽然又想起：

報載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，不久以前，曾去臺灣巡視，今已返抵南京。乃急電桂總司令，請求設法。桂將軍復電：「已令左營黃司令設法營救。」

過了四天，黃司令來電：「令郎已離原處，去向不明，俟再探告。」

我乃分電向桂將軍及黃司令申謝，並請續為探訪。

可是從此以後，就再沒有得到任何消息。於是再煩唐科長去電催問。

同人見面，總問：「令郎有沒有來信？」

他們的關切，自然令人感念，但也使我更為焦急。

如此日夜煎熬，時間像蝸牛似的，已經爬過了半個月。報載中央已開去兩師人，臺亂已平。真兒如其無恙，就該有信，然而竟沒有消息。可見情形很不樂觀了。此時臺亂雖平，航運仍未恢復。我知道，一切的期待，都是空的，祇有等航運恢復後，自己去臺南一趟，才能夠明瞭真相。祇求孩子還能保留一條命，即使受傷？總也可以醫得好的。

唐科長說：「局面好轉以後，廣州也有船去臺灣的。倘使是差船，可以不用買票。我替你留心。一有消息，就告訴你。」

在暗夜中，又多了一盞照路的明燈。我的心也安定了不少。

憂慮已把我鍛鍊成一種人生觀：對於一切事物，認為失望是意中，成功則屬意外。

黯淡的日子，已過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。

三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點，工友送來兩封信，一看是臺灣真兒寄來的。發信的日子，一封是三月八日，另一是三月十八日。

我先不拆信，却用牙齒去咬自己的手，試試痛不痛。如其不痛，那就又是夢了。

在絕望中過得太久的人，凡屬可喜的事，總有點不敢相信。但太陽照在窗上，隔壁有人說話。而我的手在痛。這明明是真的啊！於是用顫抖的手，次第拆開了那兩封比生命還可貴的信。

我先看三月八日的第一封信。他寫道：

「我今天已和一位朋友的舅父在街上走了。什麼問題都沒有發生……爲了盼望中央可能派飛機來救。所以我們逃到糖業試驗所。隨時可以進入機場……請母親放心。」

第二封信上說：「八日的信，想已收到？現在局勢已經大定。在當時，確是很危險的。三月一日，大部份的同事，看見情勢不好，都已走了。我因爲一些標本還需要整理，所以沒有馬上走。忽見一群人洶洶

然進來，揚起刀子對著我。我很鎮靜，一點也不怕，反而和他們講棉花標本的事。講了一回，來人的刀尖漸漸指向了地面。他問旁邊的工友『這個人怎樣？』

『黃先生是個好人。』工友回答。

『這批人才放過了我。轉身用刀去割同人留下的一口箱子。』

我阻止道：『你們不要割壞它。』

『他們才不會割，也沒有打開箱子，就揚長地去了。他們走後，我才到糖試所去。』

我深深寬一口氣。心想：這孩子跟我在軍中長大，刀刀槍槍地見過很多。而且又久經戰亂，膽子也練出來了。平時做人四海，對什麼人都好。這次算是救了自己的命。可是他爲什麼不先來封電報，連快信也不寫。幸而郵政局負責，沒有失掉這兩封平信，否則，我不要急死嗎？

現在，第一件該做的事，是去告訴唐科長，以及王科長夫婦，說真兒已經來信，也讓他們放心。

接著是馬上給真兒寫信。慶賀他的脫險。可是我以爲臺灣經此變亂，他今後久居總不太相宜，有機會希望他還是回來的好。

同時，我又寫信給他中大的導師金主任，託他留意，爲真兒找一內地的的事。

真兒回信，他也願意到內地來。

金主任便直接通知真兒說：『崑山有一農業機構需要人，問他肯不肯去？』

如此信來信往，四月上旬，真兒告我，決定就崑山的事。棉作在臺灣沒有多少前途，他已辭去了那邊的職務。

等候真兒到崑山後來信吧。

信來了。一看，依然是臺灣寄的。我很詫異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原來是他已到了基隆車站，不想臺糖公司派人追到基隆，一定要他去做事，不放他走。竟把船票退了，連人帶行李，一同接去了屏東。因為屏東糖廠的經理張季熙先生，十分歡喜真兒，才演出這追蹤的一幕。

他是由糖試所的關係，認識張經理的。

真兒二十三歲了。行動應該自主，我沒有理由代他決定。祇好教他去信向金導師道歉，算是此一重公案。

省府同仁唱酬樂

現在，我們這些人（省府同仁），又恢復了唱酬之樂了。彭秘書鴻元與王科長壯為兩人，向來擅長詩文。彭、王兩位，常有佳作，要我步韻。我不工詩，祇好湊韻應命。在燼餘集中，曾經錄過一二首，此處不想重複了。習秘書的大作，也在這時候見到。慈公有時帶著我們一批幕僚，到附近去登臨弔古。記得某處有一座太湖石，很是玲瓏。王科長考證說是南漢時代，派伏役遠去太湖搬運來的。慈公看了一陣，想賦



右起：女詞人陳璇珍。中爲作者。左係王壯爲夫人。

詩以紀，但因忙于案牘，竟始終不曾寫就。

凡是深知慈公生平，或是讀過「呼江吸海樓詩」以及「前集」的人們，必然知道慈公自十九歲起，至抗戰勝利止，三十年的時間，幾乎所至有詩。著述之勤，雖槍林彈雨中不忘寫作。可是自從三十四年秋回粵主政以還，兩年的時間，竟然不曾寫滿四首絕句。一個詩人而失却吟哦的興趣，此中況味，就可以想見了。

大約是各種會議和擾人的案牘，不但耗盡了每天的時間，而政治之爲物，本是鎖人心智的東西，詩的意境，就祇好退避三舍了吧。

幸而我們不過是幕僚人員，倒可以不受那些拘束。

我除開和同人們有文字之會以外，清遊會也常去參加。所遺憾的是陳璇珍不久要到越南去了。她的丈夫馬先生，就任海防運輸司令的職務。璇珍自然應該前往團聚。乃我離愁萬斛，一時排遣不開，遂寫了幾句非詩非

歌的東西，以紀這件事，今錄如下：

送陳坤璇珍赴越南

南國有佳人，幽居在空谷。

不憚進士身，韜略亦嫻熟。

抗日八年中，參軍入幃幄。曾任商震將軍秘書。

戰鼓徹雲霄，兇倭為餘伏。主編刊物名戰鼓供將士閱讀。

解我戰時衣，著我舊時服。

迨吉及時賡，鹿車聲號號。

夫婿越中行，運轉經緯軸。

棄官學陶朱，一舸輕鷗逐。

鴻業更相莊，羨爾神仙福。

久別勝新婚，明年湯餅祝。馬先生先去，一年後始回穗接眷。

盼子早歸來，雙鞋紅綵簇。

以上的拙作，自己讀了也覺臉上流汗。所以沒有把他投之字簾的緣故，是爲了要說明陳璇珍係何等樣的人。若用語體寫，千萬字也說不清楚。文言韻語，就簡便多了。如今良友天涯，重逢無日：「撮幾句盲詞瞎話」（鄭板橋語），聊以表示我胸中的懷念罷了。

北雜司晨維家之索

今天是清遊會同人公餞陳璇珍夫婦榮行的日子。席設長堤大三元酒樓。參加的人很多：在廣州的男女書畫家幾乎全到了。真可以稱得上濟濟一堂，極觥籌交錯的能事。

我向不喜歡熱鬧。每逢這樣的場面，我的內心總會感到份外的寂寞，當然表面上還是不得不和她們敷衍着。

散席後，陳璇珍把我的衣角一拉。小聲說：「到我家去坐一會好吧？我有話和你講呢。」正好馬先生有事他去。我們便又回到六榕路來。璇珍進去換了衣服，叫女僕泡上兩杯好茶，兩人品茗清談，十分快樂。璇珍笑道：「現在多少舒服？方才那種鬧烘烘的樣子，真叫人膩胃死了。」

接着，我們講了些今後通信的事。璇珍忽然問道：「你知不知道我前晚上在張主任公館大哭的事嗎？」（註一）

我搖頭。因我向不願意打聽別人的長短，所以人家也就不把外邊的瑣事講給我聽的。

對方嘆了口氣：「那天，張發奎請我夫婦吃飯。我自然不能不去。但我自問並不會得罪過他，不知爲什麼他一見就討厭我。一直對我冷冷地。酒過三巡，這位張將軍便對我丈夫發話了。他板着面孔道：『我看你的太太太能幹，她也許會干與你的公事，做些不法的勾當。我是不客氣的！你須注意！』我當時本想申辯幾句。轉念一想，張是我丈夫頂頭上司，不如忍耐一下再說。誰知他竟越法出言無狀了，他冷笑道：『牝雞司晨，維家之索！多少男人的功名事業都已敗在他老婆的手裏了，你還不引以爲鑑嗎？』我本已氣得心中打結，瞥見丈夫那種唯唯聽命的窩囊廢怪像，不由萬感鑽心，止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。那窩囊廢不僅不來安慰我，反而罵我失態而向主人陪罪道：『內人醉了，求主任原諒。』」

「回家以後，我們免不了大吵一場。我本想勸我丈夫辭職不到安南去。但他一定不肯。離婚吧，孩子怎辦？況且你知道我已是第二次的婚姻，祇好忍一口氣算了。」

「這個張發奎也真是豈有此理，索性伸手管到人家夫婦的頭上來了！依我推想，他是在效法古代專制皇帝對臣下的那一套吧？也不想，時代不司了，開倒車會有好結果嗎？可是他的太太也不來勸勸你，或是勸勸她的丈夫。難道她沒有在座？」我忿忿不平地問。

璇珍搖手道：「那就更不用提了，這位張夫人已被她丈夫管得像小媳婦一般。不奉丈夫命令，她是輕易不敢講一句話的。聽說張發奎會拿手槍比他的太太喊：『你如敢去做婦女工作，我就打死你！』嚇得張夫人從此不敢走出大門一步。除非有她丈夫帶着。」

怪不得，我來廣州快兩年了，無論公私集會，從不曾見過這位張夫人的面長面短，原來有如此這般的原因在內。不覺爲之一嘆！但我決不能再說什麼話來增加陳璇珍的念慨了，祇好勸解道：「張發奎本是個單純的軍人，一向以脾氣急躁出名，不如原諒他的無知，付之一笑也罷；依我想，他大約從不曾遇見過有學問有理想的女人，以爲天下烏鴉一般黑。對於這種人，與其氣他，不如可憐他，反正以後不和他見面就完了。」

「也祇有這樣自解自樂了，要不然氣死了還不是活該。」她嘆口氣道：「比較起來，你的生活雖然孤單，煩惱却也不多。有時想想，還是你有遠見，不是最理想的婚姻，不如沒有，尤其有抱負的女人，能夠守一輩子獨身，倒是幸運！」

「英雄無奈是多情。」我微吟着。

「英雄上面應該加一個女字才對。」（註二）

於是兩人一笑而別。

註一：省府同人中有一位梁秘書，和我也很談得來。那天有人在張主任公館喝醉了酒大哭的事。梁秘書也曾慨乎其言之。可見這件事已有許多人知道了。說來真是可嘆。

註二：昨聞香港來人談，驚悉璇珍姊已於兩年前因糖尿病逝世。曷勝傷感。這一代女詞人，就這樣默默地理愁千古了。山川阻隔，惟有以心香一瓣，在此表示我對她的悼念吧。

陸小濤學成歸國

自從陳璇珍走後，我一直有種悵然若失的感覺。正在百無聊賴的時候，小濤的三封信同時到達。啊！小濤已經回國了！我急急地先拆發自上海的那一封。原來他已接了聖約翰大學的聘書，擔任正教授的職務。要我去上海和他見面。他很抱歉地說：「因為船不靠香港，所以來不及到廣州拜望母親。我現在打算完成父親的遺命，奉養母親，請母親辭掉職務到上海來吧。」另一封是昆明寄的。下面的幾句話，又惹起了我的傷心，他說：「去祭掃父親的墳墓時。我祝禱着：『兒已學成回國，將為建國工作有所努力，以竟父親未竟之志。並將遵命奉養母親終生，請父親不必掛念。兒思上海為父親感情上有紀念性的地方，擬奉母親定居該地。父親英靈不遠，能示夢於兒訓示一二否？……』」

不知不覺，我的眼淚，已把小濤的信紙打濕了。寫得最長的是在英倫寄的那一封：記得中間的幾句話最令人感動。他以爲：

「圓滿也就是空虛，因爲他已達到目的別無所冀的了。在美國時，總以爲再去劍橋大學得一個博士，就可以出人頭地了。如今已在劍大獲得了最高學位却又怎樣呢？反不如埋頭找論文資料時，心靈上更爲充實。我以爲學問是無止境的。可是一般的美國人總是淺嘗輒止，不比英國人那樣孜孜兀兀。因此我不太喜歡美國，美國固也有她的好處，但是大多數的美國人，都太現實，淺薄而且拜金。英國人雖冷淡，却有深

度，要處久了才知他們的好處。上流社會的英國人重信義；他不了解你則已，如其一旦訂交，他就永生不變了。我的導師勸我留在英國繼續研究。但我去國八年，定要回來替國家効一分綿薄。況且父親墳墓久缺祭掃，母親方面也久疏定省。所以我一定要回來。……」

我的情緒被激動了，我又高興又傷心：高興的是小濤學成歸國，他對國家一片忠心；對父親孝思不匱，因此念念不忘父親的遺命。這雖是屋烏之愛，可是他對我確是從小有緣，絕非出於勉強。我雖不會去倚靠他，却也感覺到人情上的溫暖。又想到松濤對我的感情如此誠摯如此聖潔，臨終繫念，全在我之一身。兩性感情達到如此深刻純真，超脫於形骸之外的淨化境地，我敢說古今中外也不會有多少前例的。但我既不能以死相殉，爲了沒有盤費，連他的墳墓，也不會去祭掃過一次，豈祇傷心，簡直是慚愧了。唯一可以告慰他在天之靈的是，我已實行爲他心喪終生，至今不穿華服，不跳舞（廣州舞風甚熾）。保持我守喪的身份，這是我唯一可以自律和不負松濤的地方。他的遺稿「松聲雪韻樓遺墨」，也已分送各大圖書館和慈公，以留紀念。每年九月二十六日這一天，我必屏除一切，默哀終日，以誌永痛。可是這一切又何補於死者？小濤早日成家，使松濤血胤綿延永久，這才是重要的事。於是我急忙給小濤復信，祝賀他學成回國，又嘉勉他的忠孝。我問他何時可以成家？我想這件事是他父親在天之靈所最盼望的吧？至於劍大方面，我勸他須要保持聯系，必要時可以去那邊做事。良好的社會關係總是多一份比少一份好。至於我呢，生活還可維持，和他相聚固所盼望，但不想拖累他。我正在計劃請短假去上海和他歡聚……。

信寄出後，就去「上下九」一帶買禮物送小濤。他的字寫得很好，和他父親很相似。就是鋼筆字也楚楚有致。回國後的兩封信，都是用毛筆寫的。於是我靈機一動，選了一對象牙筆桿，配上羊毫筆頭，又囑店家在筆桿上刻了字；上款是濤兒清玩，下署義母閔鵬持贈字樣。他稱我母親是他的感情，我究竟要自謙一點才對。此外又買了一付象牙袖扣，準備請准短假以後，帶到上海去送給他作為賀禮。他今年二十九歲了。明年如能結婚，生日與婚禮合併舉行，我當預備些更精緻的禮品送他，祝他的雙喜吧。

山雨欲來風滿樓

我與匆匆地跑去藍太太家，告訴她小濤回國的事。在朋友中，祇有陳璇珍和藍太太兩人知道我與陸松濤中間這一段悲劇。其他的同事和朋友，祇知道我不幸與黃適結婚，以至青年守寡，茹苦撫孤。別的細節，他們是不知道的。既不知道，我也不必「執途人而告之」了。因為自己的苦果，祇有自己吞。逢人訴苦，不但不智，且也無此必要，社會是不同情弱者的。

出於意外的是藍太太今天的表情很沉悶。她說：「這個時候，你最好不要請假。」

「什麼緣故呢？」

「你真的不知道？思尹昨天辭職了。後任總經理是羅楚材。省府秘書長也要換人。都不是慈公的主動，是受了外面的壓力才這樣做的。」她說：「思尹接辦實業公司的時候，前任交下來祇有兩千七百塊錢，

夠做什麼？後來蘇秘書他們同審計處鬧翻，蘇秘書和彭秘書的薪水都由實業公司支付。如今吃力不討好，思尹便做了派系傾軋的犧牲品。我早同你說過，本省人做本省官是做不好的，果然不幸而言中了。」

說來慚愧，我雖掛名參議，對於省政却從未有過妄參未議的時候，祇不過做些等因奉此以外的文字工作。許多事也是間接知道。自從三十五年下半年以來，廣東的政治氣壓便一直很低。據我所知，慈公是很想做事的，他在重慶時就擬定了一些政綱如：「撫綏流亡，選賢任能。敬業樂群。互助合作。建立政風。肅清積弊」等各項原則。無如一開始，審計處首先遇事掣肘；省府用人用錢，均遭到了極大的限制。以慈公那樣廉明正直的讀書人，要他去玩手段耍花樣，他當然不屑，於是就越來越扞格了。

在此情形之下，我的心頭也非常沉重。對於藍太太更無可慰藉，祇有相互嘆息罷了。

藍太太有事外出。我也回到省府。看到唐科長，他又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：「陳辭公到東北去了。」我喊了聲：「啊喲！」就回我的辦公室兼寢室來。

放好了象牙筆桿等物，兀自坐在椅子上沉思：依我這個「外江佬」的看法，廣東的事確比別處難做，主要原因是民情複雜，全省語言，也分三種；一為廣東官話，又稱白話，凡屬舊日廣府所轄的幾個縣如番禺，香山（今稱中山）順德，新會……等都屬於此。而這些廣府人，因得風氣之先，人才輩出，他們也以廣東人的代表自居。其次是潮州話，完全與白話不同，倒與臺灣（即閩南語）話極其相似，凡饒平、潮安、汕頭等地方都是潮州話的領域。潮州人的特長是經商，多向海外發展，泰國的華僑，十之八九是潮州人

。另一種言語則是客家話。他的發音最近國語。大埔、梅縣、蕉嶺、興寧……這些地方都說客家話。羅慈告訴我；客家人的祖先大抵是元朝初年，中原人士不甘做異族奴隸的，便相率移居東江一帶。本地人因他們是外來的人，因而稱之爲客家。其中不少是抗元的志士，以及落戶的士兵。元朝深怕他們反抗，查察極嚴。於是客家男子往往不敢外出，而使女人對外。久而久之，相沿成俗，客家人的男女不但平等，經濟權往往操之女人。這也是工作環境使然。那些膏腴之地，既被先來者所佔，客家人祇好在貧瘠的地上努力耕作了。但他們耕作不忘讀書。所以那些年代的客家人，以耕讀傳家者居多。迨後元朝敗亡，歷明、清以至民國，客家人漸次露頭角。羅卓英將軍的勳業彪炳，廣東全省人士也都引以爲榮。但到回粵主政。二、三廣府籍的大佬們就有點不高興了，原因是客家人竟爬到了廣府人的頭上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於是枝枝節節，總想給客家人一點顏色看才好。（以上情形，有些我是親耳聽見的。）所謂宦海，宦情本來如海，海之爲物，無風也起三尺浪，何況有風，於是這個浪就起得大了。

辭公在中樞，當然會替廣東方面說幾句公平話。現在辭公一走，那些不憚於客家人的廣府佬就該打主意了。因此我一聽說辭公去東北，不覺喊出了「啊喲」兩字。

這時，我們幾個忠於慈公的人，心境都非常不好。小濤來信問我幾時動身？我也只是告訴他行期尚未決定，要他專心執教，不必盼望的話。至於我的煩惱，又如何能夠說給他聽呢？不僅小濤，就連真兒，我也從不把外邊的事對他說。因此真兒總以爲我在外面一帆風順，無憂無慮的。

羅主席奉調赴東北

「山雨欲來」的日子，並不會過得多久。九月三十日的早上，翻開報紙，一條消息跳入我的眼簾：「廣東省政府改組，中央已派宋子文接主粵席……」

當天下午，慈公亦已接奉中樞來電，調任東北行轅副主任，遺缺以宋子文接替。慈公乃急電宋主席，表示歡迎。

這時，秘書段德澍，一再來向我表示，願意跟隨慈公到東北去。他說：

「東北很冷，局面也在動盪不安中。慈公擔任的又祇是副席。但吾輩讀書人，應該明白大義。我是本着相從患難的心情請求前往的。希望您爲我提一提。」

我於段君，過去雖並無淵源。自從同事以來，見他爲人誠篤，做事謹慎。我曾去過他在廣州的寓所，看到他的太太井臼躬操，樸實勤儉。由此可見段君是個能夠齊家的人。能齊家者必能修身。因此，我乃將段德澍鄭重推薦給慈公。慈公接受了。

次日，慈公召集我們少數老部下開會。對於人事，略略作了一點安排；科長們暫時留給後任辦事，以免脫節。當時指定隨同前往東北的，計有機要科長唐世聞，隨從秘書段德澍（時彭秘書鴻元已赴連縣任縣長）。慈公問我行止。我回答：「我是決不留在廣州的。」等到無人時，我向慈公報告：「我要先去趨南

京再說。」

慈公明白我的意思。點點頭。又嘆口氣。便上樓去了。

我聽見同仁們頗爲訝異段德澍何以起來得如此之快？當時我也沒有說什麼。現在既然寫回憶錄，不妨把經過記述如上，以明始末。

跟慈公赴東北的，除開上列各位外，尚有吳克英、鄧鳴球、王國治、范士森、司徒堯等。

隨後前往的則有蔡勁軍、鄭幹棻、羅博平諸君。（作者不敏，當時隨慈公往東北諸君的姓氏，早已忘却。最近承唐世聞先生開示，因得列入。特此誌謝。）

十月六日，新舊任辦好交接，我決定立刻搬出省府。省訓團教育長張青永，撥了一間空屋，給我暫時居住。

我正在指揮工友搬行李時。熱心而忠厚的蘇科長從樓上趕下來勸道：「你何必急着走呢？宋主席總也需要秘書的。」

我不禁失笑了。蘇科長是個好人。但他不明白讀古書讀迂了的我此時的心境。我，有什麼可說的。笑着謝謝他。便決然走出了辦公室。

我已知道慈公夫婦要和我們一批人同去南京，當然是坐飛機走的。這兩年來，我多少也添購了幾本書和一點衣物之類，還有一些小玩意。

於是先把書打包，陸續寄去嘉興三姊家。小玩意則送那些不走的同事。瓷器和其他用具全部送給段德澍太太，她要坐船回湖南去，可以多帶東西。對於這位平凡而本份的女人，我倒有些欣賞。認爲一個女人能安於寒素，勤儉持家，總是可敬的。

自己祇剩一肩行李。怎樣也好辦了。前些時羅處長出任陽江縣長，（陽江以出產漆器著名。）承他送我一口手提箱，一只文具匣。我把一些自認爲重要的書物裝入手提箱，以便隨身攜帶。（手提箱蓋裏面，漆上款識。後在江西逃難時，一切丟光。這箱子當也落入匪手，連同相片冊，稿件，松濤遺墨等類。至今想起，還覺心痛不止。）

十月初，慈公夫婦帶我們到了機場。張發奎將軍派了一架軍機相送，還帶來了軍樂隊。他自己也早早到達，和慈公殷殷話別。在平時，這樣的場面本來不算什麼，但在那樣的環境下，張發奎還能不隨俗浮沉，總算難能可貴了。我追隨慈公這些年，看到張發奎也有好幾次，當以這一次的态度，表現得最誠懇。也因此而得以見到張發奎夫人，樸實得有如廣東民間的中年婦女。祇是靜靜地立在丈夫身旁；既沒有和人寒暄，也不作任何表示。祇因羅夫人同行，張發奎在禮貌上不得不把太太帶出來亮相相罷了。慈公上機後，還一再在機門口喊：

「向公（張字向華）和夫人請回……」

直到飛機起飛以後，張發奎夫婦始行離去。

那天送行的人雖不少，但宋子文沒有來。好像廣州市長也沒有參加吧？由此更可見出張發奎這個人倒還不失爲血性男子咧！

軍機比民航機差遠了，沒有窗，祇有一些塑膠的圓片，略通光線。座位在兩側，很窄。中間空隙却很大，原是堆放軍用品的。如今則堆滿了行李。我的兩件，也佔據了他的一角。同行的女伴，好像祇有羅夫人容小姐和我。中郎嫂懷孕足月，帶着兩個小孩和中郎留在廣州。佩華還在讀書也沒有來。江小姐仍在婦工會做事。藍太太隨夫去了香港。人事滄桑，能無嘆息。

我已不記得男同事有那些人同行，大約唐世聞是這一批走的。段德澍是否一起，已想不起來了。我和容小姐一同坐在圓窗邊。塑膠片有縫，風吹得耳朵很痛。看見有人在拿棉花塞耳朵。也分了點給我。我如法泡製，耳朵就不痛了。

下午四時，抵達南京。有人前來接機。慈公夫婦回家。我則暫住辦事處。

次日，就去見陳夫人，剛說得幾句，某太太來了。我深知某太太丈夫與慈公之間的微妙關係，便縮住了口。我連去兩次，兩次都正巧遇見某太太。祇好廢然而返。

陳羅兩公肝膽之交

第二天，我去吳潤玉先生家。

吳先生見了我十分高興。

他和我也已好幾年不曾見面了。他自重慶回京後，即奉命到海軍總司令部，襄助桂永清總司令，擔任經理廳的事。

他家住在二所極其窄小的房子裏。他的太太，荆釵裙布，井臼躬操，也依然和當年一樣。

於是談到羅慈公這次調職的事。並將我這兩年來在廣州的聞見，說了一些。託他有機會時，對陳辭公說說。他毅然答應道：

「你既如此忠心耿耿，我自當助你一臂。我先把大意寫信給辭公，至於詳細情形，等他回來以後，我向他面陳就是了。」

我素知吳先生重然諾，說過的話，必然實踐，心上便覺輕鬆不少。話頭一轉，吳主任就問我：「你不知道？羅尤青（羅卓英初號尤青後更慈威）正是我學薦給辭公的嗎？這件事，不但你們大家都不知道，尤青本人也未必清楚。」他停了一下，似在搜索多年前的回憶。接着他說：

「那已是二十年前的舊事了。辭公和我，都在廣州。辭公有點小病，躺在牀上。我去看他。他因爲自己病了，許多計劃都不能進行。心上非常煩惱。我瞥見牀前茶几上有封信展開在那裏。一看是羅尤青寄來的。信寫得很長，也寫得很好，無非是砥礪切磋，如何得當以報國家的話。我把他的信很仔細地看了幾遍，便向辭公建議道：

「你何不把羅尤青找來，一同做事，你也有個臂助不好嗎？」

一句話提醒了辭公。他說：

「我這就寫。不過尤青正在辦學校，肯不肯丟掉舒服的校長生活，而到此地來當一名櫛風沐雨的下級軍官呢？他是主張教育救國的。」

「那就看他對你的交情了。況且也正好給他測驗一下。我從他的信上看來，他是個懷抱大志的人，一個中學校長，未必就能滿足他的上進心吧？」

「你倒是他的知己了。你又不曾見過他。」辭公笑起來。

「文字是心的聲音。」

「不久，羅尤青果然來到。辭公的性格，失之太嚴也太急。羅尤青比較寬和。兩人合作，彼此都能得到益處。」吳先生若有所思地說：「這件事，我從未對人說過，以免被人認為我居薦賢之功。現在對你講，是無所謂的。」

是的，陳羅兩公交誼之深，決不是偶然的。民國十四年的春天，慈公寫過這樣的一首詩：

答同學陳辭修邀赴廣州

三年澗別契猶真，千里招邀誼更親。

時會今朝當虎變，出山寧惜此閒身。

陳、羅兩公，本是保定軍官學校砲八期的同學，一向結爲同志，具報國的宏願。但畢業後兩人分道揚鑣，陳公投身軍旅，羅公則應鄉人約，在家鄉創辦湖山中學。（後改虎山公學。）三年後，方應邀赴廣州，與陳辭公一同加入革命的隊伍。這也是詩爲證的。今錄如次：

赴廣州入革命軍與辭修同任砲兵連長

肝膽之交共賞音，虎韜豹略結同心；

相期無負平生志，祖劍劉戈共夜沉。

他們共同參加東征；棉湖之役，立功甚偉。

其後參加北伐，以至底定中原。陳辭公積功升任陸軍第十一師師長。羅慈公升任第十一師參謀長。確實不負生平，而實現了祖逖，劉琨的中流擊楫與鷄鳴起舞的英雄願望了。

以上兩詩，寫的是凌雲壯志，不愧青年人本色。下面一首詩，却與此不同，是深含哲理的，當是學養與年齡俱長的緣故。慈公寫道：

與辭修兄論事自覺語意可入詩

事功恒與世推移，水漲船高理喻之，

不載則沉須敬畏，制天而用是吾師。法天而行不若制天而行。韓非子語也。（原註）

此後，歷十八軍，以至剿匪，抗日諸戰役，陳、羅兩公始終合作無間，生死不渝。由於他們的友誼，建立在人格與志願上，所以是經得起考驗的。（註一）

後來，我把所看見過而記得的上述那幾首詩唸給吳主任聽了以後。吳主任誇獎我的記性好。

「這是文人積習。如其要我看軍事學的書，祇怕讀一百遍，也還是一個字都背不出來呢！」

吳主任笑了。接着，他又問了我一些有關廣東方面的事。我也據所知以告。補充了前天所講的不足。我深知托吳主任比托陳夫人更有效果。因為辭公的脾氣，最怕女人干與公事。以前，我在政治部時，凡有建議或報告，均用書面請夫人密轉。一則夫人記不得許多，再則辭公可能會反問夫人：你怎麼知道？而廣東的內情却是不宜用書面報告的，所以請吳主任對辭公當面說就更好了。

從吳主任家出來，就去羅公館，向慈公夫婦辭行。慈公聽說我想去江西歸農的話。他嘆息道：

「我本也有志山林，不想你倒比我走在頭裏了。這樣也好。你可以做點有系統的研究，能夠寫點什麼，傳諸後世，也是一件不朽的事。」

「我沒有學問，著述談不上，想讀點書是真的。」我回答。至於會見吳主任一節，自然不便提起。但

慈公何等聰明，不說他也知道。（註二）

諸事理清，我便急急到上海來。

註一：前歲，舊同仁黃問青先生曾函索：「陳故副總統紀念集」說是因爲許多人都想知道陳、羅兩公締交經過。實者紀念集，連「哭尤兄」一文都沒有刊登。可以說並無一點材料。今錄此節，用以告知當世之欲知兩公建交首尾者，兼供問青先生考證。

註二：慈公來臺後，蒙贈詩有「廿載真成患難交」句。其實，我對慈公並未有所効勞。說來真覺慚愧無地！

